

館宇並麻和二人，一時不見，乃坐廁屋下，傍有大蒼蠅禿掃帚而已。庭後先有熱疾，自此已後頓愈，更不復發矣。（出《玄怪錄》）

張思恭

唐天後中，尚食奉御張思恭進牛窟利上蚰蜒，大如箸，天後以玉合貯之。召思恭示曰：「昨窟利上有此，極是毒物。近有雞（「雞」字原空缺，據黃本補。）食烏百足蟲忽死，開腹，中有蚰蜒一抄，諸蟲並盡，此物不化。朕昨日以來，意惡不能食。」思恭頓首請死，赦免之，與宰夫並流嶺南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蝗

唐開元四年，河南北蟲為災，飛則翳日，大如指，食苗草樹葉，連根並盡。敕差使與州縣相知驅逐，彩得一石者，與一石粟，一斗，粟亦如之。掘坑埋卻，埋一石則十石生，卵大如黍米，厚半寸，蓋地。浮休子曰：「昔文武聖皇帝時，繞京城蝗大起，帝令取而觀之，對仗選一大者，祝之曰：『朕政刑乖僻，仁信未孚，當食我心，無害苗稼。』遂吞之。須臾，有烏如鸛，百萬為群，拾蝗一日而盡。此乃精感所致。天若偶然，則如勿生，天若為厲，埋之滋甚。當明德慎罰，以答天譴，奈何不見福修以禳災，而欲逞殺以消禍。此宰相姚文（明抄本「文」作「元」。）崇失變理之道矣。」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冷蛇

申王有肉疾，腹垂至肝，每出，則以白練束之。至暑月，鼯息不可過。玄宗詔南方取冷蛇二條賜之。蛇長數尺，色白，不螫人，執之，冷如握（「握」原作「掘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冰。申王腹有數約，夏月置於約中，不復覺煩暑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李揆

唐李揆，干天中，為禮部侍郎。嘗一日，晝坐於堂之前軒，忽聞堂中有聲極震，若牆圯。揆驚人視之，見一蝦蟆，俯於地，高數尺，魅然殊狀。揆且驚且異，莫窮其來。即命家童，以巨缶蓋焉。有解曰：「夫蝦蟆月中之蟲，亦天使也。今天使來公堂，豈非上帝以密命付公乎？」其明啟而視之，已亡見矣。後數日，果拜中書侍郎平章事。（出《宣室志》）

主簿蟲

潤州金壇縣，大歷中，有北人為主簿，以竹筒齎蠹十餘枚，置於廳事之樹，後遂育至百餘枚，為土氣所蒸，而不能螫人。南民不識，呼為主簿蟲。（原缺出處，明抄本、陳校本作出《傳載》）

朱牙之

東陽太守朱牙之，元興中，忽有一老公，從其妾董床下出，著黃裳衿帽。所出之坎，滑澤有泉，遂與董交好。若有吉凶，遂以告。牙之兒病瘧，公曰：「此應得虎卵服之。」持戟向山東，得虎陰，尚餘暖氣，使兒炙噉，瘧即斷。公常使董梳頭，發如野豬。牙後諸祭酒上章，於是絕跡。作沸湯，試澆此坎，掘得數斛大蟻。不日，村人捉大刀野行，逢一丈夫，見刀，操黃金一餅，求以易刀。授刀，奄失其人所在，重察向金，乃是牛糞。計此即牙家鬼。（出《異苑》）

樹蚓

上都渾城宅，戟門外一小槐樹，樹有穴大如錢。每夏月霽後，有蚓大如巨臂，長二尺餘，白頸紅斑。領蚓數百條，如索，緣樹枝幹。及曉，悉入穴。或時眾驚，往往成曲。學士張乘言，渾城時，堂前忽有樹，從地踴出，蚯蚓遍掛其上。已有出處，忘其書名目。（出《西陽雜俎》）

木師古

游子木師古，貞元初，行於金陵界村落。日暮，投古精舍宿，見主人僧，主人僧乃送一陋室內安止。其本客廳，乃封閉不開。師古怒，遂詰責主人僧。僧曰：「誠非吝惜於此，而卑吾人於彼，俱以承前客宿於此者，未嘗不大漸於斯。自某到，已三十餘載，殆傷三十人矣。閉止已（「已」字原「缺」，據明抄本補。）週歲，再不敢令人止宿。」師古不允，其詞愈生猜責，僧不得已，令啟戶灑掃，乃實年深朽室矣。師古存心信，而口貌猶怒。及入寢，亦不免有備預之志，遂取篋中便手刀子一口，於床頭席下，用壯其膽耳。寢至二更，忽覺增寒，驚覺，乃漂沸風冷，如有扇焉。良久，其扇復來。師古乃潛抽刀子於幄中，以刀子一揮，如中物，乃聞墮於床左，亦更無他。師古復刀子於故處，乃安寢。至四更已來，前扇又至。師古亦依前法，揮刀中物，又如墮於地。握刀更候，了無餘事。須臾天曙，寺僧及側近人，同來扣戶，師古乃朗言問之為誰，僧徒皆驚師古之猶存。（「師古之」三字及「存」字原缺，據明抄本補。）詢其來由，師古具述其狀，徐徐拂衣而起，諸人遂於床右，見蝙蝠二枚，皆中刀狼藉而死。每翅長一尺八寸，珠眼圓大如瓜，（「如瓜」原作「爪如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銀色。按《神異秘經法》云，百歲蝙蝠，於人口上，服人精氣，以求長生。至三百歲，能化形為人，飛游諸天。據斯未及三百歲耳，神力猶劣，是為師古所制。師古因之亦知有服（「服」原作「報」，據黃本改。）練術，遂入赤城山，不知所終。宿在古舍下者，亦足防矣。（出《博異志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